

小

學

考

小學考卷四十三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聲韻十五

江氏

未

古韻標準

四庫全書目四卷

存

末自敘曰古無韻字江氏言韻者通俗文也顧炎武因韋光遠之言明韻之爲均引唐書楊攸傳曰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又引楊慎曰李善注傳毅舞賦注繁欽與魏文帝牋並引樂汗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六律調五聲之均也鵠冠子曰五

聲不同均晉灼注子虛賦曰文章假借可以叶均予嘗攷之經典傳注及舊史言均其義卽今俗韻字義者蓋不止此先鄭注周禮成均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後鄭注乃奏黃鍾歌大呂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注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尙書疏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國語泠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韋昭注云均者均中木長尺有弣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

官有之後鄭注大司樂云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疏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白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卽是應律長短者也後漢書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暑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章懷注引薛瑩書太常樂丞鮑鄴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者天地之味不可久廢今樂官但有大族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隋書音樂志漢樂宮縣有黃鍾均食舉

大族均又引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雅樂以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又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祗婆善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調有七聲以其調校勘七聲冥若符合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萐言譯之旦者謂地其聲亦應黃鍾大族林鍾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譌譯遂因其所捨琵琶弭注相引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均之見于舊文者大畧如此後鄭注大司樂不从先鄭已成之事已調之樂之說而引董仲舒五帝之學之說不知五帝之學之爲成均也名也已成之事已謂之樂則其義也何爲而不从之也古者成均

之教莫詳于樂理性情順道義莫精于樂感天地天

神地祇人鬼揉變地產

周禮以地產作陽德鄭司農云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

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

莫神于樂樂終而德尊莫盛于樂始入

學而樂及其成也亦必于樂焉論語曰成于樂是也

故樂之調得專名學之義也後人謂均爲調故七均

後爲七調

後人韻去聲

韻之爲言猶調之云也若然則均

之爲韻非俗師妄造則傳寫承謫也夫原其最有功

於詩者謂古無叶音詩之韻卽是當時本音此說始

於焦竑弱侯陳氏闡明之焦氏爲之作序其書列五

百字以詩爲本證他書爲旁證五百字中有不必攷

者亦有當攷而漏落者蓋陳氏但長于言古音若今

韻之所以分喉牙齒舌唇之所以異字母清濁之所以辨槩乎未究心焉故其書皆用直音之謬不可勝數以此知音學須覽其全一處有闕則全體有病今書本證旁證之法本之其說之善者多采錄若其舛誤處間摘一二不能盡舉正也

近世音學數家毛先舒稚黃毛奇齡大可柴紹炳虎臣各有論著而崑山顧炎武寧人爲特出余最服其言曰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又曰韓文公篤於好古而不知古音非具特識能爲是言乎有此特識權度在胸乃能上下古今考其同異訂其是非否則彼以爲韻則韻之何異侏儒觀優乎細考音學五書亦

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古韻表分十部離合處尙有未精其分韻入聲多未當此亦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每與東原嘆惜之今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八聲八部實欲彌縫顧氏之書顧氏嘗言五十年後當有知我者

見李榕村集

蓋同時若毛氏奇齡輩自負該博未肯許可

余學謏陋匪云能知顧氏然已傾到其書而不肯苟同是乃所以爲知更俟後世子雲論定之毛氏著古今通韻其病卽在通字古韻自有疆界當通其所可通母強通其所不可通若第據漢魏以後樂府詩歌何不反而求之三百篇某韻與某韻果通乎有數字

通矣是盡一韻皆通乎偶一借韻矣豈他詩亦常通
用乎今書三聲分十三部入聲分八部疆界甚嚴閒
有越畔必求其故正所以遏其通也

古韻旣無書不得不借今韻離合以求古音今韻有
隋唐相傳二百六部之韻有宋末平水劉淵合併一
百七部之韻今世詞家習於併韻談韻學者亦粗舉
併韻甚且誤以劉韻爲沈約韻夫音韻精微所差在
毫釐閒卽此二百六部者吾尙欲條分縷析以別音
呼等第以尋支派派絡况又以併韻混而一之宜乎
不得要領而迷眩於真文元寒刪先之通轉質物月
曷黠屑之通轉也顧氏書悉用唐韻最爲有見今本

之每部首先列韻目一韻岐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有字當入此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韻顧氏分十部今何以平上去皆十三部也第四部爲真文魂一類第五部爲元寒仙一類顧氏合爲一也第六部爲蕭肴豪分出一支不與尤侯通第十一部爲尤侯一類當分蕭肴豪之一支不與第六部通而顧氏亦合爲一也第十二二十三自侵至凡九韻當分兩部而顧氏又合爲一也其說詳於各部總論

四聲雖起江左按之實有其聲不容增減此後人補前人未備之一端平自韻平上去入自韻上去入者

恒也亦有一章兩聲或三四聲者隨其聲諷誦咏歌
亦有諧適不必皆出一聲如後人詩餘歌曲正以雜
用四聲爲節奏詩韻何獨不然前人讀韻太拘必強
紐爲一聲遇字音之不可變者以強紐失其本韻顧
氏始去此病各以本聲讀之不獨詩當然凡古人有
韻之文皆如此讀可省無數糾紛而字亦守其本音
善之尤者也然是說也陳氏實啟之陳氏於不宜有
怒句引顏氏怒有上去二音之說駁之曰四聲之說
起于後世古人之詩取其可歌可詠豈屑屑毫釐若
經生爲耶且上去二音亦輕重之間耳又於綱繆束
芻三星在隅注云芻音鄒隅音魚侯切或問二平而

接以去聲可乎曰中原音韻聲多此類音節未嘗不
和暢也是陳知四聲可不拘矣他處又仍泥一聲何
不能固守其說耶四聲通韻今皆具於舉例其有今
讀平而古讀上如予字今讀去而古讀平如慶字可
平可去如信令行聽等字者不在此例

唐人叶韻之叶字亦本無病病在不言叶音是本音
使後人疑詩中又自有叶音耳叶韻六朝人謂之協
句顏師古注漢書謂之合韻叶卽協也合也猶俗語
言押韻故叶字本無病自陳氏有古無叶音之說顧
氏從之又或以古音有異須別轉一音者爲叶音今
亦不必如此分別凡引詩某句韻某字悉以韻字代

之

毘陵邵長蘅子湘曰吳才老作韻補古韻始有成書
朱子釋詩注駮盡從其說又引沙隨程可久之言曰
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同用二條如通
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可以例推蓋才老韻補爲朱
子所推服如此今四子經書訓詁悉宗朱子朱子宗
之吾從而詆排之僨也論非不正然古人著書草創
者未必盡精韻補豈遂爲不刊之典叶韻者詩中之
末事朱子取韻補釋詩所以便學者誦讀意不在辨
古音故桃之天天灼灼其萼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

不令儀此類今音可讀卽不復加叶音今書意在辨古音此類勢不得復仍舊貫凡吳氏之叶音集傳從之而不安者亦不得不行改正書之體宜爾且朱子於經書既得其大者古韻一事不暇辨析毫釐亦何損於朱子篤信先儒固不在此區區也

顧氏詩本音改正舊叶之誤頗多亦有求之太過反生葛藤如一章平上去入各用韻或兩部相近之音各用韻率謂通爲一韻恐非古人之意小戎二章以合輶邑叶駢以念字叶合輶邑尤失之甚者今隨韻辨正亦不能盡辨也

經傳楚辭子史百家可證詩韻者引之亦不必多引

取證明而已凡旁證取其近古者魏晉以後閒引一
二欲考其詳自有顧氏專書音變原流及詩外之字
亦多采顧說

桐城方以智密之曰古音之亡於沈韻猶古文之亡
於秦篆然沈韻之功亦猶秦篆之功自秦篆行而古
文亡然使無李斯畫一則漢晉而下各以意造書其
紛亂何可勝道自沈韻行而古音亡然使無沈韻畫
一則唐至今皆如漢晉之以方言讀其紛亂又何可
勝道此言實爲確論方氏雖誤以今行之韻爲沈韻
然今韻之合併亦因唐宋之同用幸而二百六部之
韻書猶存考古者猶可沿流而溯原使無其書人自

爲韻則真侵寒咸亦且可合不但如周德清宋景濂等之併江陽與庚青蒸而已一東且將闌入朋彭兄榮等字不止風馮弓雄而已甚則依吳楊二家之書雜采漢晉唐宋舛謬鄙俚之韻而命之曰此古韻也其紛亂曷有極乎韻書流傳至今者雖非原本其大致自是周彥倫沈約陸法言之舊分部列字雖不能盡合於古亦因其時音已流變勢不能泥古違今其閒字似同而音實異部旣別則等亦殊皆雜合五方之音剖析毫釐審定音切細尋脈絡曲有條理其原自先儒經傳子史音切諸書來六朝人之音學非後人所能及同文之功擬之秦篆當矣今爲三百篇攷

古韻亦但以今韻合之著其異同斯可矣必曰某字後人誤入某韻混入某韻此顧氏之過論余則不敢今韻之有條理處別有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二書明之

顧氏曰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魏晉以下去古日遠辭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彥倫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異於古至宋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據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誤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爲音學之一變按顧氏所以責休文者似矣愚謂不然

當時四聲之說新立聲病之論甚嚴又反切之學盛行於南北而等韻字母亦漸傳自西域演於緇流休文蓋因李登呂靜之聲類周彥倫之四聲若東冬鍾支脂之別之爲三寒桓刪山蕭賓肴豪析之爲四江次冬鍾次陽唐侯間尤幽不厠愚模此類蓋因當時通行之音審其粗細以別部居若一部之中同韻異等如公宮同母異呼如饑龜同音異字如岐奇皆別其音切不令淆混由當時反切等韻之理大明故能條分縷析然則四聲乃嚴於審音之書亦爲避八病之用不止爲詩家分韻而已如欲分韻則當時未有近體取韻本寬一聲分十數部足矣奚必二百六部

若此嚴密哉謂休文不能上據雅南旁據騷子僅按
班張曹劉以下之詩賦讓爲定本以今韻書攷之漢
魏詩賦乍合乍離恐非其所據冬必別東虞必別魚
詩賦豈能分析及此哉且音之流變已久休文亦據
今音定譜爲今用耳如欲繩之以古風必歸僂弓必
歸登窆爲必歸歌戈舉世其誰从之余所病休文者
當時若能別定一譜與今韻並行聽好古者自擇亦
足令古音不亡旣不能然斯爲缺典若責其不能復
古是怪許叔重作說文不爲鍾鼎科斗書而顧祖李
斯以亡古文也豈足以服其心哉

顧氏又曰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

音而還之淳古者愚謂此說亦大難古人之音雖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韻通行既久豈能以一隅者樂之天下譬猶窯器既興則不宜於籩豆壺斟既便則不宜於尊彝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籩豆尊彝非若今日之窯器壺斟耳示之曰古人籩豆尊彝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摹倣爲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觀明初編洪武正韻就今韻書稍有易置猶不能使之通行而况欲復古乎顧氏音學五書與愚之古韻標準皆考古存古之書非能使之復古也

秀水朱彞尊錫鬯曰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釐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淵始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來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潼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盧思道家范陽辛德源家狄道薛道衡家河東李若家頓邱顏之推家臨沂劉臻家沛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按此論深中今韻妄合之病臨文或用古韻當于平上去十三部入聲八部通其所可通毋學輦于後人復亂鄙俚之韻斯爲善用古文矣又

今人之不通韻學者動訾韻書爲吳音觀此亦可以
關其口

又例言曰人靈萬物情動聲宣聲成文謂之音錯綜
縱橫四七經緯由是侈弁異呼鴻殺異等清濁異位
開發收閉異類喉牙齒舌唇輾轉多變悉具衆音音
之諧謂之韻前聖作書江从工河从可霜从相靈从
彗卽韻之萌芽古人命物曰者實月者缺水者準古半

音之

火者毀

火古音
虎甫切

亦韻之寄寓屬而爲辭詩歌箴

銘宮商相調里諺童謠矢口成韻古豈有韻書哉韻
卽其時之方音是以婦孺猶能知之協之也時有古
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音旣變矣文人學士騁

才任意又從而汨之古音于是益淆訛如梵經之不
可理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韻之準稽其入
韻之字凡千九百有奇同今音者十七異今音者十
二試用治絲之法分析其緒比合其類綜以部居緯
以今韻古音犁然其閒不無方語差池臨文假借按
之部分閒有出入之篇章然亦可指數矣以詩爲主
經傳騷子爲證詩未用而古今韻異者采它書附益
之標準既定由是可考古人韻語別其同異又可考
屈宋辭賦漢魏六朝唐宋諸家有韻之文審其流變
斷其是非視夫泛濫羣言茫無折衷槩以後世淆訛
之韻爲古韻者不有閒乎余旣爲四聲切韻表細區

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震東原商定古韻
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於韻學不無小補焉

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
棫才老始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
古音明楊慎用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韻學者
謂二家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
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
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老矣屈宋辭賦
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踳駁舛謬者
亦不少其故有數端一則方音有流變一則臨文不
細檢一則讀古不審沿古而反致誤一則韻學不精

雜用流於野鄙一則恃才負氣以爲不妨自我作古夫音有流變時爲之韻之舛錯則才人爲之也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日習今韻而又開爲古韻如習漢音者強效鄉音其似者如叔敖之貌其劣者若東施之顰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閒句散文而以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余爲

是書淹博遠遜吳楊亦安敢言識斷精審有疎謬處
伏俟方家指摘焉

四庫全書提要曰自昔論古音者不一家惟宋吳棫
明楊慎陳第及今時顧炎武柴紹炳毛奇齡之書最
行於世其學各有所得而或失於以今韻部分求古
韻或失於以漢魏以下清陳以前隨時遞變之音均
謂之古韻故拘者至格闕而不通泛者至叢勝而無
緒末是書惟以詩三百篇爲主謂之詩韻而以周秦
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謂之補韻視諸家界限較明
其韻分平上去聲各十三部入聲八部每部之首先
列韻目其一韻岐分兩部者曰分某韻韻本不通而

有字當入此部者曰別收某韻四聲異者曰別收某聲某韻較諸家體例亦最善每字下各爲之注而每部末又爲之總論書首復冠以例言及詩韻舉例一卷大旨於明取陳第於今取顧炎武而復補正其譌闕吳棫楊慎毛奇齡之書聞有駁詰柴紹炳以下則自鄧無譏焉古韻之有條理者當以是編爲最未可以晚出而輕之也

江氏末音學辨微

一卷

存

胡氏照韻玉函書

五卷

存

錢陳羣序曰上古無韻書聲成文而韻生焉不斤斤於反切通轉謂之天籟蓋本軒轅氏咸鳳鳴命伶倫截取解谷之竹爲筒凡十二以應雌雄各六而陰陽律呂相生不已爲韻學鼻祖六經中固多韻語獨易與詩純以韻纂組成之而易爲九古其用韻多後人所不能通唐元宗改洪範無頗爲陂引易無平不陂爲據不知易鼎象義與何叶也自是范諤昌改陸爲達孫奕改誅爲昧斯其人恐未足與言易又何足與論詩之韻乎光山宗伯滄曉胡先生邃於易以其餘

力成韻玉函書五卷辨字之陰陽卽易之卦畫奇偶也別音之剛柔太少卽易之九六老少也陰陽判而剛柔分立天之道立地之道備於此矣剛柔分而太少見兩儀生四象之序有所循矣標以三十六字母卽易之重爲六十四卦也分繫諸一百六部卽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每部計若干字卽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所謂孳生之謂字同於生生之謂易也腭舌唇齒喉以配角之腭音居首卽易之復卦之一陽始于冬至子半而萬物棣通族出於演必屬乾之九三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切韻領於各標故必依吳棫韻

補次以字母不嫌於更置舊文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所引音畧字牘諸家凡古音之通叶更不必字標各母也昔釋處忠紐字之圖五音爲圓九弄爲方以擬易圖之先後天觀先生所排列善學者衍爲圖卽前人等韻切韻各圖皆其蒼萃洵非善易者不能有此會通先生得易之蘊此非其緒餘歟令子雲坡臬使善承先志旣爲刊易學函書復出此編屬予發凡起例且乞一言予惟韻書行世至曠不可僕指大率泥古者不能越孫愜陳彭年之曰科狗時者又不悟神珙陽寧公之反紐欲求審音攷字宜古宜今邵氏韻畧而外甚矣顧邵氏考核精博而於切韻之

學未暇兼及通志謂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啟例以其原流出自西域耳又云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八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得先生之書俾字與音各有統系相爲比附州次部居而不可紊亦繩聯絲貫而不可紛正律呂則萬寶常李嗣真之以人聲爲主而笙鏞絲管可以取協也通象數則李之才邵康節之以聲起數以數發占也要皆從易涵泳咀嚙汨汨乎其來琅琅然其吐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若此哉

小學考卷四十三終

男學崇按字

小學考卷四十四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編

聲韻十六

潘氏

遂先

聲音發原圖解

四庫全書目一卷

存

盧文弨序曰此句曲潘氏一家之學也成是書者融
如名已萬字也其大父孝成氏發其端其父亞才氏
引其緒而今乃成於已萬之手噫其爲功也勤矣古
今之諧聲者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七而是書則分
三陰三陽爲六聲夫陰與陽平與仄之爲二聲也發

送收之爲三聲也平上去入之爲四聲也陞平墜平
上去入之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爲七
聲也前人之論詳矣獨未有言六聲者言之自潘氏
始其序則先上次平次舒又上去入繼之是爲六聲
謂初平之上聲爲濁音自三代後寢失其傳遞與初
仄之上聲一列而無以別獨今樂人之歌曲其發端
必用初平之上聲則自然之理於斯尙可驗也於是
演之爲二十五韻一百二十五分音八百五十位五
千一百聲各爲圖而系之以解甚矣已萬之能守其
家學也吾嘗聞西域貴耳中國貴目貴耳故以能審
音者爲賢貴目故以能識字者爲賢字母所以辨聲

雖多寡不同而大較多出於西土然中國之達於音者或分之或合之則未嘗不卽其說而益求精焉安在其獨貴目乎且彼西域之所以詭於中國者則以其致力也專故其精之也易潘氏父子祖孫皆研習於是彼西土之人豈復能遠過乎吾知其必不苟異於前人也審矣自吾來鍾山悼世人字體之不正欲以說文救其失而俗學迷昧安於所習其能從吾言者蓋寡夫點畫有定質者也豈若聲音之微渺而難係者乎而沿譌襲謬謂辭苟足以達意而已奚取於是拘拘者今已萬乃欲以一家之學律萬有不齊之音是猶資章甫以適越也吾恐闕者未一二紙而已

欠伸思睡矣然苟執此以訛西域之人以雪中國有目無耳之說不得於此必得於彼惡在其可廢也因其求序遂書此以歸之乾隆癸巳

四庫全書提要曰遂先句容人是書爲遂先草創其子命世績成之分四聲爲六聲曰初平次平終平初仄次仄終仄初平屬少陽出舌根次平屬陽明出舌後終平屬太陽出舌中初仄屬少陰居舌前次仄屬太陰屬舌稍終仄屬厥陰出舌尖謂五音羽出在下之門牙徵出在上之門牙角出上下之槽牙商出上下之盡牙宮出上下之虎牙而皆通於舌以成五音又分舌根舌後舌中舌前舌稍舌尖六舌爲十二舌

以黃鐘大呂爲一舌二舌則舌根之一後一前也主
冬至以後太簇夾鍾爲三舌四舌則舌後之一後一
前也主雨水以後以姑洗仲呂爲五舌六舌則舌中
之一後一前也主穀雨以後以蕤賓林鍾爲七舌八
舌則舌前之一後一前也主夏至以後以夷則南呂
爲九舌十舌則舌稍之一後一前也主處暑以後以
無射應鍾爲十一舌十二舌則舌尖之一後一前也
主霜降以後又以宮分五音音分五位則二十五位
以韻五乘之則一百二十五位位具六聲則七百五
十聲商五分音音繞九位則四十五位以韻四乘之
則百八十位位具六聲則千有八十聲角分五音音

繞八位以韻三乘之則百有二十位位具六聲則七百二十聲徵分五音音繞七位以韻七乘之爲二百四十五位位具六聲爲千四百七十聲羽分五音音繞六位以韻六乘之爲百有八十位位具六聲爲千有八十聲總計五音之韻共二十有五分音百二十有五位凡八百五十聲凡五千一百而皆統之於元宗今考遂先所稱初平以上聲之濁音當之不知指南謂濁上當讀如去實而有徵卽如止攝羣母奇上爲枝解攝匣母孩上爲亥遇攝旁母蒲上爲部咸攝奉母凡上爲范果攝從母娃上爲坐効攝澄母鼉上爲肇上音皆別作去今讀之實有此旨而遂先乃捕

以爲初平未見其能合也惟皇極經世多以上爲平如通攝泥母農上爲瓊邵以瓊爲平入乃母蠻攝來母雷上爲羈邵以羈爲平入呂母臻攝微母文上爲吻邵以吻爲平入武母宕攝來母良上爲兩邵讀兩爲平入呂母今遂先以舌根爲初平而上之爲平不必皆舌根則亦不得據以爲初平明矣自六聲之說旣誤而支離穿鑿盡廢齒腭唇舌而專以牙之一音定宮商角徵羽又盡廢齒牙腭唇而以十二舌定平仄六聲至以雨水後立夏前中商音立夏後大暑前中角音與月令管子逸周書全反尤無據也

案海寧周春著悉日雲輿論自序曰乾隆丁

丑季夏余始究心華嚴字母之學自後漸覺
有悟入處于是世間難辨之音不易識之字
一覩翻切輒了然心口間隨時劄記得論共
四十有八彙爲三卷名曰悉曇輿論存之聊
以誌數年來精力所專不容沒也向聞佛家
目此學爲小乘得證阿耨陀果果爾則余亦
足以自豪矣壬午重九前三日

戴氏震轉語

二十章

存

震自序曰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徵有自然之節

隄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譜之其爲聲之大隄五小隄各四於是互相參五而聲之用蓋備矣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印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我若爲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竝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行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

論吾末如之何卽奈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

乃箇切業集前

三十八箇云如乃箇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尙書音義無此蓋同實中所刪丁度等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如也如字當亦音乃箇切

曰乃曰奈曰那在

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

連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

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

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要就方音言吾郡歛邑讀

若攝

失業切

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

已然歛之正音讀如翁翁與歛聲之位同者也用是

聽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輾轉謗溷必各

如其位斯足證聲之節隄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

屑設也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淆襍大致去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掬爲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說經之士按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時乾隆丁卯仲春

按聲韻之學今時爲盛東原門下有金壇段氏玉裁著六書音均表五卷詩經韻譜一卷羣經韻譜一卷漢讀攷六卷皆不朽之作其六書音均表先成東原與玉裁書曰大著辨別五支六賄七之如清真蒸之韻之不相通

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今春將古韻考訂一番斷從此說爲確論然執管欲作序者屢而苦於心不精姑俟稍安間爲之目近極解擾也玉裁寄戴東原書曰玉裁自幼學爲詩卽好聲音文字之學甲戌乙亥間從同邑蔡丈一帆遊始知古韻大畧庚辰入都門得顧亭林音學五書讀之驚怖其考據之博突未遊於先生之門觀所爲江慎修行畧又知有古韻標準一書與顧氏少異然時未能深知之也丁亥自都門歸憶古韻標準所稱元寒桓刪山先仙七韻與真諱臻文欣魂痕

七韵三百篇內分用不如顧亭林李天生所云自真至仙古爲一韵之說與舍弟玉成取毛詩細釋之果信又細釋之真臻二韵與諱文欣魂瘡五韵三百篇內分用而江氏有未盡也蕭宵肴豪與尤侯幽分用矣又細釋之則侯與尤幽三百篇內分用而江氏又未盡也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九韵自來言古韵者合爲一韵及細釋之則支佳爲一韵脂微齊皆灰爲一韵之哈爲一韵而顧氏江氏均未之知也又細釋其平入之分配正二家之踳駁迨書詩經所用字區別爲十七部既攷

其出入而得其本音又詳其歛侈而識其音
變又察其高下遲速而知四聲古今不同又
觀其會通而知協音合韻自古而有於諧聲
推測其條理於假借轉注點會其指歸蘊經
千年一旦軒露成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各一
帙己丑再至都門程菽園舍人賞之第其書
簡畧無注釋不可讀是年冬寓法源寺側之
蓮華菴鍵戶燒石炭從邵二雲孝廉借書竟
爲注釋每一部畢孝廉輒取寫其副至庚寅
二月書成錢辛楣學士以爲鑿破混沌爲作
序三月銓授貴州玉屏縣壬辰四月三入都

時先生館於洪素人戶部之居以是書請益
先生云體裁尙未盡善王裁旋奉命發四川
候補八月至蜀後署理富順及南溪縣事又
辨理化林坪站務王師申討金酋儲侍輓輸
無敢稍懈怠然每處分公事畢漏下三鼓輒
篝燈改竄是書以爲常今年夏四月偕同官
朱雲駿入報銷局興趣畧同暇益潛心商訂
九月書成爲表五一曰今韵古分十七部表
別其方位也二曰古十七部諧聲表定其物
色也三曰古十七部合用類分表洽其指趣
也四曰詩經韵分十七部表臚其美富也五

曰羣經韻分十七部表資其參證也改名曰
六書音均表均卽古韻字也鶴冠子曰五聲
不同均成公綏曰音均不恒陶者以鈞作樂
器者以均審音十七部爲音均音均明而六
書明六書明而古經傳無不可通王裁之爲
是書蓋將使學者循是以知假借轉注而於
古經傳無疑義而恐非好學深思豈能心知
其意也抑先生會言尤侯兩韻無用分玉裁
攷周秦漢初之文侯與尤相近而必獨用先
生又言十七部次第不能溪曉支脂之析爲
三部能發自唐以來講韻者所未發但何以

不列於一處而以之第一脂第十五支第十
六玉裁按十七部次第出於自然非有穿鑿
取第三表細繹之可知也之哈音與蕭尤近
亦與蒸近脂微齊皆仄音與諱文元寒近支
佳音與歌戈近實韻理分隸之大耑先生又
言顧亭林平仄通押之說未爲非所定四聲
似更張太甚玉裁按今四聲不同古猶古部
分不同今抽繹遺經雅記幾可自信其非妄
以上三者皆不敢爲苟同之論惟求研審音
韻之真而已夫鄒璞爾雅註於烏尤朱祁唐
書修於益州玉裁入蜀數年幸適有成書而

所謂詩經小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古韻十
七部表諸書亦漸次將成今輒先寫六書音
均表一部寄呈座右願先生爲之序而糾其
疵謬則幸甚幸甚東原謨六書音均表叙曰
韻書始萌芽於魏李登聲類積三百餘年至
隋陸德言切韻梗槩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時
之語言音讀參校異同定其遠近洪細往往
有意求密而用意太過強生區別至如虞夏
商周之文六書之假借諧聲詩之比音協句
以成歌樂茫乎未之考也唐初因德言謨本
爲選舉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

數多者限以獨用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
三韻同用苟計字多寡而已自宋吳棫作韻
補於韻目下始有古通某古轉聲通某之云
其分合最爲疎舛鄭庠作古音辨僅分陽支
先虞尤覃六部近崑山顧炎武更析東陽耕
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劉十部吾郡老儒江
慎修末於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
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故劉十三
部古音之學以漸加詳如是前九年段君若
膺語余曰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
之咍一部也漢人猶未常淆借通用晉宋而

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
用佳注皆同灰注哈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
三者罕有知之余聞而偉其所學之精好古
有灼見卓識又言真臻先與譚文殷魂瘡爲
二尤幽與侯爲二得十七部今官於蜀地且
數年政事之餘優而成是書曰六書音均表
凡爲表者五誤述之意表各有序說既詳之
矣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嘉定錢學
士曉徵爲之序茲易其體例且增以新知十
七部蓋如舊也余昔感於其言五支六脂七
之有分癸巳春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

辨句析而諷誦于經文歎始爲之之不易後
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顧氏轉侯韵
入虞江氏轉虞韵字入侯此江優於顧然顧
氏藥鐸有分而江氏不分此顧優於江若夫
五支異於六脂猶清異於真也七之又異於
支脂猶蒸又異於清真也寔千有餘年莫之
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豈非稽
古大快事歟時余畧記入聲之說未暇卒業
今樂覩是書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
抑又多通其古義許叔重之論假借曰木無
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字多假借音聲失而

假借之意何以得訓詁音聲相爲表裏訓詁
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
臆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段君又有詩經小
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十七部古韵表等書
將繼是而出視迷其難相與鑿空者於治經
孰得孰失也乾隆丁酉孟春月又嘉定錢詹
事大昕叙曰金壇段君懋堂誤次詩經韵譜
成予讀而善之迺序其端曰自文字肇起卽
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三代以前無
所謂聲韵之書然詩三百篇具在參以經傳
子騷類而列之引而伸之古音可俛指而辨

也許叔重云倉頡初作書依類象形故謂之
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字者終古不
易而音聲有時而變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近
而一鄉一聚猶各操土音彼我相蚩矧在數
千年之久乎謂古音必無異於今音此夏蟲
之不知有冰也然而太古浸遠則於六書諧
聲之旨漸離其宗故惟三百篇之音爲最善
而昧者乃執隋唐之韻以讀古經有所齟齬
屢變其音以相從謂之叶韻不惟無當於今
音而古音亦滋茫昧矣明三山陳氏始知攷
毛詩屈宋賦以求古音近世岷山顧氏婺源

江氏攷之尤博以審今段君復因顧江兩家之說證其違而補其未逮定古音爲十七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窮文字之原流辨聲音之正變洵有功於古學者已古人以音載義後人區音與義而二之聲音之不通而空言音義吾未見其精於義也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爲圭臬而因文字音聲以求訓詁古義之興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又儀徵阮侍郎元叙漢讀攷曰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

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
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
事者也言韻者多矣顧詩三百篇人人讀之
而能知三百篇之韻者或未之有也說文解
字一書人人讀之而許氏全書之例未之知
則許之可疑者多矣訓詁必宗漢人漢人之
說經傳也或言讀爲讀曰或言讀如讀若或
言當爲作義疏者一切視之學者槩謂若今
之音切而已其誣古不亦甚哉金壇段大令
若膺先生羣摩經籍甄綜百氏聰可以辨牛
鐸舌可以別淄澠巧可以分風孳流其所爲

書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可得而言也其言古音也別支佳爲一脂微齊皆灰爲一之咍爲一職德者之之入術物迄月沒曷未黠鎔薛者脂之入陌麥昔錫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陳隨有韻之文無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刪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條貫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說文也謂說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聯每部之中次第以義相屬每字之下兼說其古義古形古音訓釋者古義也象某形從某某聲者古形也云某聲云讀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

也其引經傳有引以說古義者以轉注假借分觀之如虞書曰至於岱宗柴詩曰祀祭于絜說字之本義也如商書曰無有作眚周書曰布重奠席說假借此字之義也有引以說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艸木麗于地說麗從艸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說豐從山豐之意易曰突如其來如說去從創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說庸從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說古音者如齋讀若詩施罟濊濊讀如予違汝弼是也學者以其說求之斯說文無不可通之處說文無不可通之處斯經傳無不可通之處矣

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漢讀考叙例謂讀如
主於說音讀爲主於更字說義當爲主於糾
正誤字如者比方之詞爲者變化之詞當爲
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
之本字讀爲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
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爲說經
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學者
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
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此先生之功三也蓋先
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
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爲政亦

必能剖析利弊原流善爲之法又可知而一行作吏卽引疾養親食貧樂道二十年所矣其諸所得於己者深歟先生說經之書尙有毛詩訓故傳微毛詩小學古文尙書誤異皆深識大原不爲億必之言行將盡以飭學者云

小學考卷四十四終

男學崇拔字